

## ■ 两榜秀才夏衍

夏衍原名沈乃熙，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戏剧作家，其创作改编的电影剧本《狂流》《春蚕》《林家铺子》等作品影响非常广泛。值得一提的是，小时候的夏衍因为家庭贫困，被同学们戏称为“两榜秀才”。

1900年，夏衍出生于浙江彭埠镇的一个普通家庭，在他3岁时，父亲沈学诗便因中风去世，家庭因此变得非常贫穷，当时，全家人的生活大都靠亲戚周济和当赁衣物来维持。在夏衍小学毕业后，实在因为拿不出学费，最后只能辍学回家。后经人介绍，他去了艮山门内的一家染坊当起了学徒。

不过有趣的是，在当了半年学徒后，德清县听说夏衍高毕业时成绩“名列前茅”，于是决定让他“官费”上中学（官费每学期六元，一年共计十二元），就这样，夏衍才得以能继续回校学习。最后，他进入了浙江甲种工业学校。不过，虽说有了官费，但它只能抵充学费，而像伙食费、书籍费还需要自筹，如此一来，夏衍在学校里的生活依旧非常艰苦。有时为了节省伙食费，他甚至一天只吃一顿饭，可就连这顿饭，有时也“只能吃个半饱，每至夜半，肚子便饿得咕咕叫。”

有一次，夏衍为了能挣得一些外快，决定悄悄地去学校附近的一家饭馆洗盘子。然而，让他非常郁闷的是，在那里辛辛苦苦干了一个月时间，就等着早日拿到工钱去缴纳拖欠的膳费时，不承想，那家饭馆竟然一夜之间人去楼空，老板卷财而逃。得知这个消息后，别提夏衍当时的心情有多难受了。

因为每学期都要欠缴膳食费，当时，同学们便给夏衍取了一个绰号，叫“两榜秀才”。之所以是“两榜”秀才，盖因为他每学期考试成绩，他不是第一就是第二；而同时，每学期催缴膳杂费的榜上，他也经常“榜上有名”，如此一来，“两榜秀才”的绰号便在同学们中间不胫而走。不过，夏衍也并不恼，对这个绰号坦然接受。

就是在这种生活异常艰辛的情况下，夏衍读完了四年中学。当他从杭州甲种工业学校毕业时，每门课的成绩都是“甲”。当时，他本想着去法国“勤工俭学”，没想到，杭州甲种工业学校的校长许炳望有一天找到他，说因为他毕业成绩优秀，学校可以公费送他去日本读书，于是，在1921年秋，夏衍去了日本。

翌年，他成功考上了福冈户佃的明治专门学校（私立的工科大学）电机科。正是因为获得了官费的赞助，夏衍的生活逐渐摆脱了穷困，他也能安心地学习。到了1927年，夏衍结束留学生涯回到国内，从此开始致力于文学和戏剧方面的创作，最终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

## ■ 空脸

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的作品《千与千寻》有一个漫画人物，全身黑色，头戴一个白色面具，被称之为“无脸男”。此经典形象由此成为一种象征，不特指某一人，也无好坏之分，泛指这样一个群体，总是空虚寂寞，阴郁地行走于人间。

在中国，同样是漫画画人，从丰子恺开始，画一个空脸。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新闻报》有一篇文章——《丰子恺画画不要脸》，有人对丰先生的《乡村学校的音乐课》一画进行评价，认为画中的孩子们一个个小雏鸟似的张大嘴巴，跟着拉二胡的先生唱歌，虽然画面上的人物没有眼睛和鼻子，但读者从他们扬着的小脑袋，张着嘴的神态中，体会到这群活泼可爱的孩子正沉浸于全身心地投入唱歌而带来的欢乐之中。这篇文章点出了丰子恺画画的特点，人物脸部虽然没有眼睛鼻子，却惟妙惟肖。

空脸的好处是没有将人的印象，固定在一个模子里，那个空脸人或许正是你、我、他。

老树画画，也不画口鼻眉眼耳，而是画一张让人费劲去猜的空脸。老树的画，乍一看不见五官，长衫，有些民国范儿的中年男子，在落寞地赏花、喝茶、发呆。这个人，始终看不见脸，东游西荡，他总是不说话，眉眼藏在帽子下。

最近，我在一本书上看到，有个叫鱼山的画家，画的是红脸。当然，我现在见到几个的红色空脸人，虽看不见他们的五官，但他们一定气血旺盛。有一个场景，我是喜欢，两个空脸人，蹲在西瓜船上，其中一人，把手放到河里在捞什么，另一人执拗，一锹一锹地挖，把瓜的黑籽红瓤，一块一块抛到河里。

画空脸者，适宜画一个侠客，在古代，他们属于《史记·游侠列传》的人物。论舞剑，往往刚中带柔，游刃有余，点到即止，却留有三分余地。

或者，是一个隐者，筑庐深山里。不要问他是谁？头戴斗笠，身穿缁衣，在林间行走。

我若学画，想画几个涂红或涂绿的脸。色彩代表性格，同时又表达生活的艺术。我在想，倘若再出书，可以一棵梅树作封面，树无限放大，人无限缩小，几个戏里的古代无脸小人儿，打着油纸伞，或手搭凉棚，站在枝上、叶上张望。

我画的那几个空脸小人儿，他们坐在小酒馆里，卷起袖口，喝酒聊天，其中有个人，虽没有画眉眼，不用猜，一定是诗人陈老大。

那个跷着二郎腿，坐在树上旅馆，噘嘴吹气，吃槐花包子的人，虽看不清眉毛，也看不清脸，但从吃相看，还是可以判断出，是平时喜欢收藏瓷器古玩的鲁小胖子。

另一个在碧绿豌豆地里蹑手蹑脚，手执一只空瓶子收集露水的人，只见脑勺，不见脸，不是别人，正是几年前被一颗1斤的大萝卜绊倒在田的乡下亲戚王小二。

当然，那个在古城的夜晚，微醺着，踉跄走路，肩披衣裳，微风吹拂过小桥的人，是我多年的老友侯老三。他坐在窗口画一张美食地图，把那些遍布本城大街小巷卖猪头肉、盐水鹅的卤菜店一一标注在上面。

我喜欢看这些空脸漫画，他们总是见人，不见表情，留下读者感兴趣的地方，让人去猜。

我涂鸦的这几个空脸人，是高铁年代，快节奏条件下，几个喜欢过慢生活的人。他们推崇在复杂世界里，清享简单，以平常心看周围，是一个特殊的个体，代表着一类，谦卑的小人物，或休闲，或散淡，无需去关心有着怎样的一副脸。

从他们的肢体语言，可窥见他们的脸面。有时候，肢言语言是真实的，眉眼挤弄出来的表情，反而虚伪。

他们也像服装店里的那些空脸模特，长什么样子并不重要，长的样子，就是你喜欢的样子。

那个空脸人，或许正是你自己。

从简陋但肃穆的洗夫人庙出来，不远处就是桄榔庵。一千多年之后，苏轼当年在这里的居所只剩下一座石碑，似乎还有一块黑色的火山石，据说是当年东坡先生自己动手修建的屋基之遗存。除此之外，四周都是今人的田地了，其中的一些熟菜长得很好，苍郁青翠，惹人喜爱，我却不知道它们的名字。站在田埂上，仰望天空，阳光不算热烈。附近的村子掩映在众多绿树之中，进入其中，阡陌房舍，机车穿行，俨然一片人间烟火景象。

公元1095年，苏东坡送走了他生命中的第三个女人——王朝云。也就在这一年，苏轼，这个经历了人世和宦海诸多复杂和艰难的诗人，民本主义者、不合时宜的政治家，感情生活也进入了黯淡孤寂的时光。

经历在惠州、黄州、英州、杭州等地的贬谪生活，苏轼的诗文书画艺术的觉悟和所抵达的高度，却在不断攀升，几乎到了当世凌绝的境界。“文章憎命达”这句话用在苏轼身上，可能是最贴切的。由此可见，苦难于当世的个人，可能会造成一时的冷眼甚至不顺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不仅是苏轼的现实写照，也是古来诸多类苏轼者的共同心境。

穿过不断产生各种声响的街道，村外乡路两边，刚收割了的稻田只剩下焦枯纵横的硬硬的稻茬，水莲在野地里肆意而又寂静地开放。转到东坡书院，内心充满景仰。这昔日的荒野，临时的书院，如今的旅游景点，坐落在一大片林木茂盛之地。

东坡书院据说是当年苏轼在儋州教学之地。地势平坦，茂林修竹，湖泊水汀，野花水藻甚多，也极为葳蕤。其中有诸多的槟榔树、芭蕉、椰子树和佛肚竹，还有葳蕤庞大的数百年之久的大树，冠盖之下，东坡祠坐落其中。进门之后，我忽然鼻子发酸，全身有一种无端被充盈的感觉，眼泪随之喷薄欲出，竟然有些控制不住。我想，这大概就是冥冥中的感应了，也是一个先贤大师给予我这个无名后辈的一种精神上的眷顾。进到其中，在东坡先生的塑像前，我鞠躬。这不是迷信，而是一种发自内心和精神的致敬。

《琼台纪实史》记载说：“宋苏文忠公之谪居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文化这个无形的东西，看起来无用，实则乃是“无用之大用。”东坡由惠州携幼子而至琼州，并于儋州中和镇桄榔庵居住，教民务农，开馆授文，其功，已经超越了当年的庙堂之高，而入万世长空厚土，实在是了不起的功德。

斯时的儋州乃至整个海南岛的人文教育及其环境，大抵是荒芜的。在朝廷无力顾及的地方，“王化”可能有所普及，但“文化”和“教化”可能是稀薄的。苏东坡的到来，使得儋州的文化得以“开辟”和“生长”，特别是当地人习文崇文之风气由此肇始，并蔚然成风。这样的“功效”，大抵是苏轼自己当年也是不曾想到的，他于贬谪之地点燃的一丛不起眼的“星星之火”，竟然蔓延整个海南岛。在儋州，我特别观察和注意到，这一带村镇之间，至今有着诸多的庙宇，供奉的神灵也颇多，此外，儋州多个村镇均设有专门的祠堂或者宗祠，还有敬字塔（字纸塔）等，一方面用来祈祷和保佑出海打渔平安，另一方面，对文字和纸张寄予了最根本的尊重。

这种敬畏感是与海岛渔民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出海打渔，波涛汹涌，充满了

与诸多在枝头招摇的果蔬不同，“根茎菜”就显得低调含蓄多了，堪称食材界的“隐者”。它们深居地下，最接地气，从耕种到收获，汲取土地营养、日月精华，在泥土中潜滋暗长，经历了怎样的自然嬗变，不得而知，任凭想象。

锹、铲、锄、镢，握在手中；俯身大地，如探宝一般，用最虔诚的姿势、最相宜的力量，挖将出来，大喜：呵！竟埋有这般宝物。虽是宝，却大抵有着其貌不扬、土得掉渣的外表，不施粉黛，体态臃肿，委实无法冠以帅哥美女之名，更与惊艳相去甚远。但识货之人，却深懂其朴素之下的内涵与风味，愿意与之亲近一番，获得圆润隆隆的温饱与熨帖。

亲近，最终是在餐桌。或囫囵洗巴洗巴，或施以花式刀法，采用腌、蒸、煮、炒、炖、烤、炸等烹饪技法，笑看这些出土食材完成“七十二变”，化作或平民或雅致的饕餮美味，滋养芸芸众生。

萝卜算是最水灵的，还涂了白、绿、橙、紫的新彩妆，颇有几分姿色，深受青睐也是人之常情了。它们用一簇翠绿翠绿的缨子，昭示着蓬勃的生命力，还将健美的腰身挺了又挺，露出青绿光滑的脖颈，甚至雪白圆润的膀子，羞涩中透着些许野性。白萝卜、水萝卜、芥菜萝卜开放多了，倒显得胡萝卜矜持了，紧紧抠着土，深挖方可露出橙黄匀称的真容。

我故乡一带，红薯一代接续一代，从未中断。春来，全村人育秧插秧；炎夏，全村人除草翻蔓；秋至，全村人挖薯窖藏；一冬，全村人做薯食薯。饥馑年代，红薯做了主食，填饱了胃，却噎住了喉，令老人们说起来就哽咽：“现在一提红薯，胃里还直冒酸水儿。”

腌制泡菜，算得农家深秋一景。各色萝卜，堆成堆，排好队，静静地候着。切块也行，整个也行，码在坛罐缸中，借盐粒、作

■ 岁月山河  
儋州拜谒  
■ 杨献平  
■ 东坡先生记

和境界。这大抵是在儋州东坡书院，我所能感悟到的。到东坡井，打水洗手，以为可以沾沾东坡的才气和文气。众人皆如此。当然，这种心理和行为，是效仿先贤的一种行动。可这世上，苏东坡仅此一人。而正是只有这么一个苏东坡，才弥足珍贵，崇高参天，无人可及。

联想起两宋之所以能够成就诸多文人巨匠，在历代王朝中，宋代对于文化和文人的由衷尊敬和倚重，使得两宋之间，文人们有了一些难得的修为与尊严。与苏轼齐名的，后世之大文人辛弃疾，其行其为，本质上是和苏轼有所呼应的，但辛弃疾之血性和英雄气，诗词无论家国、风月，还是稼穑桑麻、家长里短，瞬间感悟，似乎要比苏轼丰富得多。人们向来只是喜欢道德上的完人，以及一生中屡遭险境，既有庙堂之高位，又有江湖万般趣事与传奇的贤者大师，但对于勇武但又壮志不得酬，天赋奇禀高士猛人等等，多是不感兴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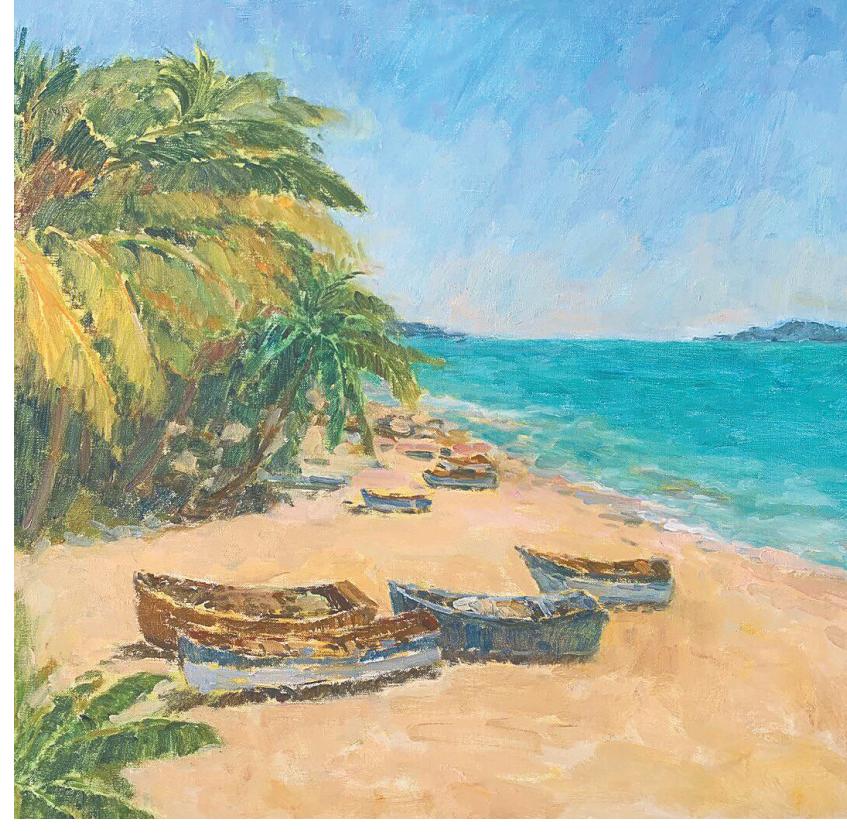
苏东坡当然是有如此能力的，而他多年宦海经历，尤其是他由来坚持和发扬的民本主义思想，也促使他在儋州期间，开始了耕作之外的“人文教化”生涯。至今，儋州还流传着许多关于苏轼的故事，几乎每个故事的主旨，都在赞扬和歌颂苏轼当年的功德。这使我觉得，一个人在世上的真正价值，是留下于众生精神和思想有启发的东西，至于现世的功名利禄与荣华富贵，确实只是云烟罢了。一个人对自己的根本要求，就是不断地增强学识与思想的高度与厚度、宽度，历练和提升自己的情怀。

苏东坡当然是有如此能力的，而他多年

各种无常和不测，随时的风暴甚至台风，都会对民众带来灭顶之灾，祈求神灵的护佑，并且相信万物有灵，是民众自发的一种精神愿望。而慎终追远，对祖先的尊敬和祭奠，则体现了海岛渔民的另一种传统，即来自于中原地区的祖先崇拜以及灵魂永在的儒道传统。苏东坡之于儋州的文明开启之功，当然也是海岛世代感念的。这也说明，一个人在世上的最高功业，是在成就自己的同时，更要最大可能地成就他人，惠泽众生。

苏东坡当然是有如此能力的，而他多年宦海经历，尤其是他由来坚持和发扬的民本主义思想，也促使他在儋州期间，开始了耕作之外的“人文教化”生涯。至今，儋州还流传着许多关于苏轼的故事，几乎每个故事的主旨，都在赞扬和歌颂苏轼当年的功德。这使我觉得，一个人在世上的真正价值，是留下于众生精神和思想有启发的东西，至于现世的功名利禄与荣华富贵，确实只是云烟罢了。一个人对自己的根本要求，就是不断地增强学识与思想的高度与厚度、宽度，历练和提升自己的情怀。

苏东坡当然是有如此能力的，而他多年



《阳光下的三亚》(布面油画) 潘毅 作

■ 风物写意  
餐桌上的隐者  
■ 张金刚

料在时间里浸渍，发酵，酸爽的“群英荟萃”便可从冬吃到春。数九寒天，百搭的萝卜与鲜美的猪肉、牛肉、羊肉清炖，窗外北风凛冽、雪花飞舞，室内咕噜咕噜、香味弥漫，自然是滋补养生的人间好时节。

相比之下，红薯就略显干巴了，但其祖先从美洲漂洋过海远道而来，在中国大地开枝散叶，生生不息，足见这位番邦小哥的无限魅力。一棵秧苗扦插入土，生出一根又分蘖数根，蔓在土地上匍匐蜿蜒，勾肩搭背，最终枯萎，将能量全聚在一嘟噜硕大的红薯之内。刨挖出来，圆滚滚，滚了一地。白皮白瓤的、红皮白瓤的、黄皮黄瓤的，紫皮紫瓤的，格外喜人。

我故乡一带，红薯一代接续一代，从未中断。春来，全村人育秧插秧；炎夏，全村人除草翻蔓；秋至，全村人挖薯窖藏；一冬，全村人做薯食薯。饥馑年代，红薯做了主食，填饱了胃，却噎住了喉，令老人们说起来就哽咽：“现在一提红薯，胃里还直冒酸水儿。”

可我辈却将其奉为美味。如果嫌油炸或油煎腻了些，那生吃是个不错的选择，脆甜。最能激发红薯原香的是蒸煮和烧烤。

掰开，鲜艳细腻的薯肉牵扯出丝丝缕缕的纤维与喷香，惹得口舌生津。煮粥时放入几块，满锅甜香。提取红薯粉，制成凉粉，凉拌消暑；制成粉条，炖菜下饭。最爱冬季火炉上、街巷里飘出的烤红薯的香味，似一根看不见的丝线，与我浸入了红薯因子的血脉相连，融成浓浓的乡愁，无论身处何地，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有相声中借谐音之趣抖包袱：“土豆哪里去挖？土豆郊区去挖，一挖一麻袋。”虽纯属搞笑之需，我却从中记取了土豆丰收刨挖之乐。土豆是名副其实的“种豆得豆”，一小块土豆顶一个芽儿，直接种入土里，便可长出翠绿的苗，开出粉紫的花，育出数枚丰满的土豆。有位老乡长住山里，说种了五百斤，仲秋会从施了羊粪的黑土地里刨出几千斤又大又圆的土豆，得装很多麻袋，慕名进山采购者络绎不绝。

土豆在粮食界，居小麦、稻谷、玉米之后，排老四，足见其广受欢迎，是餐桌必备。蒸、烤、炒、烟、炖、炸、拌，或块，或丁，或片，或条，或丝，或泥；粗放也好，精致也好；原味也好，混搭也好，一种烹调一个风味，调和着寻常百姓一日三餐。土豆也是主厨刀功的“试金石”，“沙沙沙”切片，“哒哒哒”切丝，若细到可穿过针孔，那定会赢得无数大拇指；若再烹饪出上佳土豆丝，绝了！

土豆，我们称其为“山药蛋”，土里生，土里长，也便用其命名极富乡土味儿的写作流派——“山药蛋派”。我吃了四十来年土豆，也正往“山药蛋派”努力着，更想退休归山种土豆，继续在大地上书写，把自己写进文中，“种”在山里。

我常对着土地出神，感叹其神奇与多情。就这片普普通通、数代耕作的黄土地、黑土地、红土地，只要用心用力耕种和管理，就会欣欣向荣，总会有收获，挖到宝，从无欺骗。

## ■ 诗路花语

## 夜晚的声音

■ 陈亚冰

那声音，我熟悉，但是  
儿时的乡下，它是清凉的夜色  
或者，萤虫的绿光  
天地之间，道路不拥挤  
我实实在在听见，乐趣  
好像那些虫子就在眼前，在  
草丛灌木的茎秆上鸣叫，弹腹  
那时，它是欢心，好奇，神秘  
如今，每晚饭后下楼倒垃圾  
道旁灌木丛的那声音  
在路灯破碎光影中，缥缈  
就像忽然遭遇一阵袭击  
强烈感受力量，没有实伤  
是的，熟悉，但又恍惚  
一个声音在真空中制造撞击  
耳边是忽远忽近的回响  
真切而不真切，大地被抽空了

## 浅冬

■ 胡巨勇

雁声南去，风自北方来  
残荷的倒影  
打开水的伤口，写意  
旷野的遗像  
一片苍茫的辽阔里  
芦苇愁白头  
落叶渡风，皈依的脚步  
喊醒农谚深处的暗语

来不及告别，种子  
重回泥土。缄默中  
麦子返青，油菜抽苔  
只有母亲的炊烟  
依旧不浓不淡  
麻雀在屋檐下用方言  
说出村庄的故事

踏进冬的门槛  
家就越来越近了  
看，柿树挑起了红灯笼  
为即将返乡的游子  
照亮回家的路

## 合欢

■ 尹文阁

鸟语  
漏下光阴的碎金  
合欢将天空染得触目惊心  
追逐的叶  
写下一页页留言条  
像提醒像尊重  
风的朗诵，让粉红  
押上了韵脚  
像彩绸甩出彩绸  
像朝霞托住朝霞  
日子。行人。  
熙熙攘攘  
似乎都与它沾亲带故  
行道两侧，合欢都开成了风的耳朵

## 老人(外一首)

■